

谨以此作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

虎啸八年

温靖邦 著
花城出版社

燕

山雪花大如席
片片吹落
轩辕台

虎啸八年

温靖邦 著
花城出版社

谨以此作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虎啸八年 (一)

温靖邦著.

-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5.1

ISBN 7-5360-4466-6

I. 虎...

II. 温...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12767 号

策划编辑: 孙虹 责任编辑: 孙虹

技术编辑: 薛伟民 平面设计: 王越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番禺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广州市番禺区市桥环城西路)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

印 张 19.875 1 插页

字 数 490,000 字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6,000 册

书 号 ISBN 7-5360-4466-6/I·3558

定 价: 35.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蒋介石遇到了三个难题：一是陈立夫勾引别人的妹妹，二是十九路军的离心倾向，三是他自己的一个隐私 / 1

第二章 蒋介石告诫邓文仪，与日本政界元老的女儿发生私情，在当前中日关系日渐紧张之际，非同小可 / 41

第三章 深爱的白马王子突然不见，日本政界元老之女西园寺淑子失魂落魄；南京再次出现初恋情人芳踪，蒋介石踌躇不安 / 71

第四章 日本贵族少女到华北追寻白马王子。那时，长城抗战已经打响 / 89

第五章 华北的烽烟还没有熄灭，陈铭枢又在南边架薪点火 / 129

第六章 冈村宁次两肘互抱坐在那里，带着微微的嘲笑，看着熊斌签字时颤抖的手，像是在观赏一只误吞了乌龟的熊 / 161

第七章 胡汉民指出，南京当局是篡党，闽变当局是叛党；对蒋介石和陈铭枢各打五十大板。蒋介石非但不作恼，还从中看到了“商机” / 199

第八章 英雄智短，红颜薄命，似乎是历史长河中永存的漩涡 / 235

第九章 土肥原向殷汝耕指出，所谓“通家之好”，就是交情好得可以互相使用老婆 / 257

第十章 蒋介石对日妥协退让，惹恼了黑道领袖王亚樵，一支专为摘取蒋氏脑袋的“铁血锄奸团”于是组成 / 273

第十一章 土肥原蹶到冀东做了两件事情，一是再淫殷汝耕

老婆，二是扶植殷逆组织伪政权 / 301

第十二章 尽管川岛芳子很漂亮、风情万种，土肥原也毫不动情，以为那是个公共厕所 / 333

第十三章 德王整天拥着个魔鬼般的女人在房里鬼混，傅作义称病以退为进，杨永泰处心积虑挖陈济棠的墙脚。真是一道道五光十色的风景线 / 371

第十四章 傅作义百灵庙大捷，日、德结盟，这两件事对中国来说是一喜一忧 / 403

第十五章 杨永泰遇刺，黄埔学生中出现反蒋组织，要想和共产党谈判又找不到人，这一切让蒋介石伤透了脑筋 / 427

第十六章 蒋介石陪初恋情人王香菱游太湖，没想到这竟是最后一次 / 4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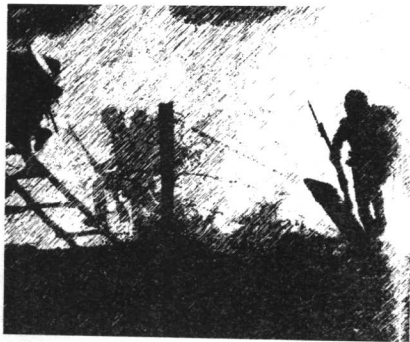
第十七章 一个陌生人竟闯进张学良总部，声称借飞机一用 / 479

第十八章 善于驱使女人办大事的王亚樵，最终却遭女人之害；另一个以“风月”推动“风云”的高手登台，利用假才子套住风流少妇 / 513

第十九章 蒋介石对张学良说：绝对服从是军人的天职，我叫你去死，你就应该去死，不应该问为什么 / 5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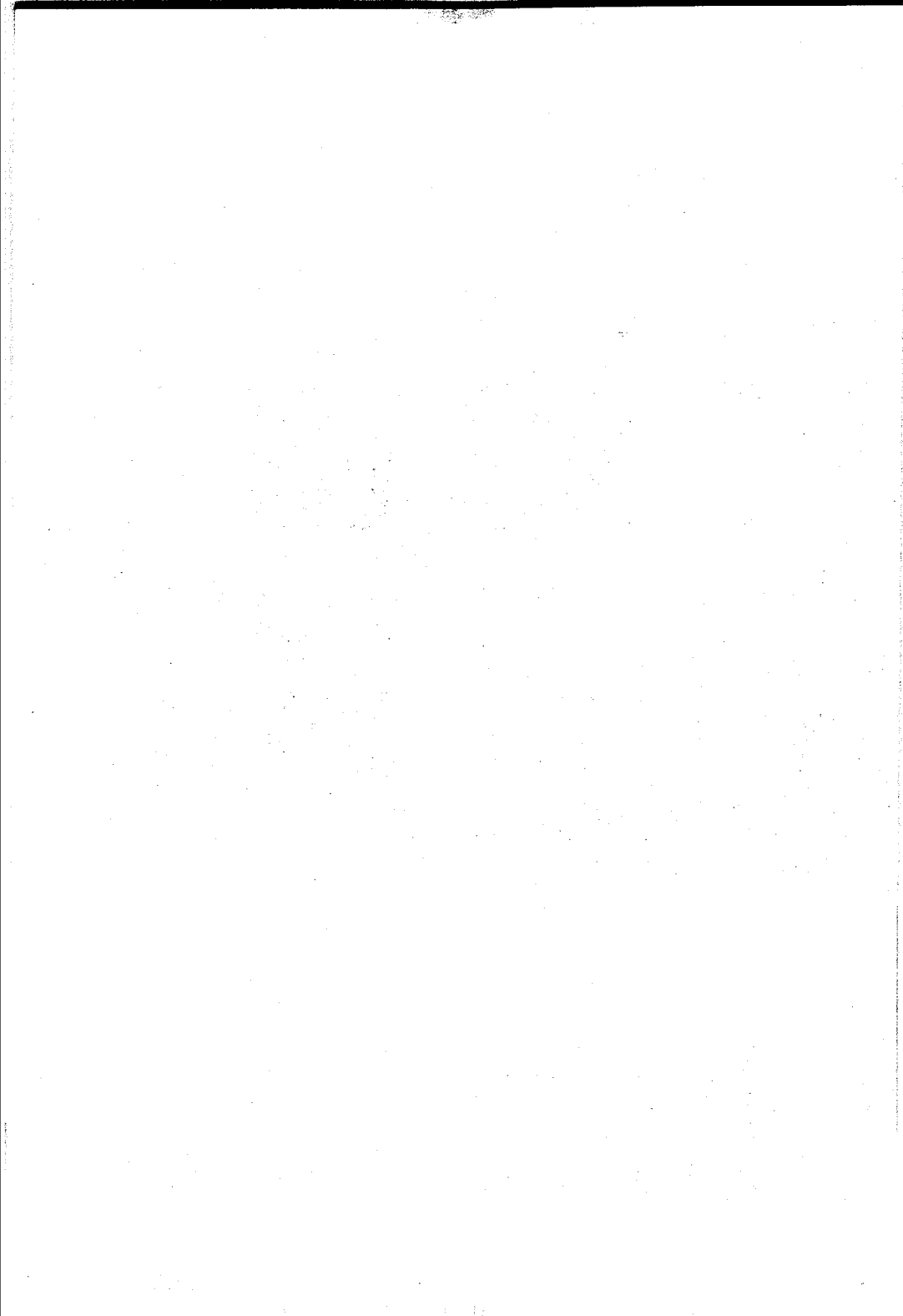
第二十章 西安忽然与外界断绝了通讯，蒋介石下落不明。大家劝樊军长拥兵进踞潼关，扼住这个咽喉要隘 / 578

第二十一章 吴佩孚的大帅府先后出现了两个人：一个是俏丽的女人，要取他性命；另一个是以“大帅部下”自称的土肥原，要拉他下水 / 601



第一章

蒋介石遇到了三个难题：一
是陈立夫勾引别人的妹妹，
二是十九路军的离心倾向，
三是他自己的一个隐私





请读者诸君原谅，尽管本书内容是洪钟大吕史诗巨调，此处却不得不暂卷风云先从风月说起。

正当我们的故事行进到可以望见日本人从塞外伸向关内的黑洞洞炮口，依稀耳闻南方实力派互通款曲以图重构反蒋局面的窃窃私语之际^①，孰料暗香浮动，巫山云雨再度密布，情节铺展也不得不随之在这儿拐一个玫瑰色的小弯。

蒋介石憎恶那位初恋情人，却又摆脱不了绵绵的思念，怎奈油壁香车一去杳无踪影。而难料的世事使巫山不再路远鸳鸯梦可以重温，忽然获悉佳人情影重现，已届中年的委员长也禁不住脸红心跳起来。

日本人侵占了东北四省，陈兵长城一线，对华北鹰视狼顾，不断挑起纠纷，中日双方随时可能发生新的冲突。那里的局势犹如一堆浇了汽油的干柴，只要有一粒火星，就可能惹发熊熊烈焰。

蒋介石以为那不过是关东军少壮派的危险举动，日本内阁并不支持。只要不去针尖对麦芒，巧与周旋，以柔克刚也不是不可能奏效的。

恐怕江西的共产党才是心腹大患。三次围剿失败，苏区地盘扩大，仅中央红军就发展到八万之众。若不加以遏制，这团赤色

① 详见《灰色短剑》，花城出版社出版。

烈焰会越烧越大。

军委会副秘书长杨永泰献策，既然日本人反对十九路军继续呆在淞沪，索性调防福建，执行剿共任务。让其牵制闽赣红军，遏制赤焰蔓延；还能收一石二鸟之功，让这支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变得不大听招呼的部队与红军对销实力。这就能给中央让出一段可资利用的时空，从容再集兵力粮饷，适时组织第四次围剿。

不料十九路军移防福建不久，又出现了一些不听招呼的迹象，和两广离心势力勾勾搭搭，似有隐情。

这又使蒋介石担忧起来。

他想得很多，越想越觉得不妙。如果十九路军一旦受到两广蛊惑，与中央离心离德起来，南方一大块地盘就会连成一片成为棘手之区。北有日本人重兵压境，南有内乱，中央将何以为计？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十九路军必须稳住，决不能出差错。

决定召集几个相关的亲信研究一下整个局势，重点探讨十九路军问题，寻求一个可行的策略。

吩咐侍从室把会议地点安排在汤山。让大家泡泡温泉，喝喝黄酒，身心两悦，也才好发挥潜智，尽心切磋。

没过一天，侍卫长王世和回来，禀报了一个意外情况。

蒋介石愣了半晌，一阵脸红心跳。踟蹰半晌，决定改去太湖边的黄龙禅院。

蒋介石早年有一个侍妾姚氏，双方感情不错^①。后来他移情别恋，决定和陈洁如结婚。陈洁如许嫁的条件是必须彻底割断以往一切婚姻和准婚姻。蒋介石只得把姚氏和发妻毛氏一并休却。名分没有了，亲情犹在，常派人送些钱物去；蒋纬国五岁以前也

① 事见拙著《褐色道袍》，花城出版社2001年版。



是姚氏在代为抚养。

姚氏常年居住苏州，皈依佛门，吃斋行善，成为苏州城里有名的居士。前几天她忽然想起去月影庵敬香许愿，打电话要求让纬国来做伴。蒋介石以孩子在外上学为由婉却，叫侍卫长王世和去陪侍。

王世和驾一辆黑壳奥斯汀小轿车到苏州，接上姚氏，又开往无锡。

那月影庵距无锡城十公里，坐落在太湖边一片竹林深处。

姚氏敬香的过程很慢很长，一丝不苟，十分虔诚。

王世和觉得呆在大殿无趣，信步各处走走看看。

这月影庵规模中等，共三十几名尼姑。廊庑下，甬道上，随时可遇上一两位。见有男性，立刻低头敛眉，匆匆走过；绝无分毫铅华脂粉之气，如缕缕清风，荡漾若隐若现的肤香，难以名状，浑似荷花露珠之气。王世和不禁肃然动容，时时侧身一旁让路。

忽然，他看见前面来了一位手持念珠的青年女尼，眉清目秀，面色红润，似有些面熟。皱眉搜索记忆，一时懵懂，竟全无着落。旋就有意迎了上去。相距约莫三五公尺远近的时候，大吃一惊，这不是王香菱是谁！

不由得停住脚步，呆若木鸡。

那尼姑大约也认出了这身着长袍头戴礼帽的人是谁了，急忙低下头匆匆而过。

蒋介石问，会不会认错人？

王世和保证决不可能。

蒋介石又问，随行的人有没有谁认出她？

王世和说没带人去，而姚夫人在正殿敬香，只有世和一个人看见。

蒋介石满意地点点头，夸奖他会办事。又叮嘱此事决不能外

传。

王世和早就看出，蒋介石对这个损害过欺骗过他的女人不仅不憎恨，而且一团情丝紧缠漫绕剪不断理还乱，怎么也挣脱不出来。现在得知下落，定然心急火燎地想要一见。便试探着说，月影庵一公里外，也在太湖边，有一座规模宏大的黄龙寺，客房很多，生活设施也好，可以作小型会议场所。

蒋介石唔了一声。

沉默一会儿，吩咐把开会地点移到那里去。

杨永泰不无纳罕，以为别人传错了旨意。专门跑去问蒋介石，真的是不去汤山了吗？

蒋介石和颜悦色地解释，汤山去的次数太多，大家换换口味吧。

冬天的太湖能有什么好看的呢？朔风刺脸，黄叶飘零，到处光秃秃的；湖水发呆，无波无澜。杨永泰闹不明白，也只好照此吩咐下去。

蒋介石的初恋，完全是一种单相思。

很多年以前，他还只是孙中山手下一个跑腿的革命青年。在溪口老家偶然瞧见了远房表妹王香菱，顿生爱慕，毫不犹豫就上前追求。香菱那时中学即将毕业，另有所爱，一点也不喜欢这位表哥，断然拒绝。这一来反倒给蒋介石胸中爱情之火添加了助燃剂，烘烘的烧遍全身，整个人都癫狂了，追求行动越来越执着越来越猛烈，死死纠缠，毫不放松。王香菱惊惶失措，竟逃到日本去了。

几年之间，音讯全无。

忽然有那么一天出现在南京，据说是学业告成，回国寻求好工作来了。找到蒋表哥，求职之外，又主动续上前缘，自责当年稚拙不识英雄，初恋时不懂爱情。



这时候的蒋介石身躐高位，度量宽宏，原谅了她当年的无情。然后不问青红皂白，一头栽进了大得可以遮天蔽日的石榴裙里。

殊知王香菱是有所为而来的，此刻她已是川岛芳子手下一名间谍。刺探了不少情报之后，因拒绝接受刺杀蒋介石的任务，脱离日本特务组织，逃亡异乡去了。走前给蒋介石留下一信坦白了一切。

蒋介石怨恨她为日本作间谍，搞情报搞到自己头上了；又感念她关键时刻仍能以情为重，拒绝行刺，这也等于是保护了自己；更摆不脱初恋时那一段情愫，忘不了南京重逢后那些共渡巫山的良宵。要让他不思念王香菱是困难的。这一段跌宕回还的往事，拙著《灰色短剑》有详细描绘，读者不妨一阅。

黄龙寺有五百年历史了。最初只是个极小的茅庵草寺，一老一少两名和尚。据说太湖里有一条龙，自幼向佛，每天早上都要取道湖底暗河游到西蜀峨眉山，听报国寺的老方丈讲经说法；下午回来，勤奋温习，苦心修炼。两百多年过去了，终于修得人身，离开太湖，上岸入主草寺，继续深造。

从此草寺香火鼎盛收入甚丰。

有了资金，就大兴土木进行扩建。一座殿堂众多殿宇崇宏的大寺庙就这样矗立起来了。渐渐地那龙变得通体金黄，这是功德圆满的标志；再后来飞升西天极乐世界，荣居佛祖莲下，成了罗汉。

黄龙寺此后香火更盛，延续了数百年。此时已拥有八百亩良田，多处庙产，经济实力十分雄厚。殿宇历代不断维修，廊柱坚固，油漆彩绘鲜亮。数十间客房，窗明几净，床榻舒适；也有几间高等客房，各为一房一厅，有沙发，有写字台，还带卫生间。

蒋介石一行只有几个人，各人占用一套高等客房。

王世和率领的十多名便衣侍卫分住普通客房。

王世和还要负责生活安排。会议共为四天，每天上午开会，午后自由支配。估计长官们兴致来了会游湖，预先租定了一艘巨大的画舫泊在岸边。

他感到为难的是伙食。

知客和尚找他商量，庙里是素餐，长官们可能不习惯；实在需要荤腥，庙里只好到两三里外的一家餐馆去预订，每餐由餐馆送过来。只是小寺执素数百年，这算是荤腥第一次进门，不知佛祖爷能不能鉴谅。

王世和不敢自专，向兼任侍从室副主任的杨永泰请示。

杨永泰也拿不定，去请示蒋介石。

蒋介石倒通情达理，认为侍候菩萨的地方清净无秽，岂能因我等而蒙污染；决不能在庙里动荤腥，入乡随俗，全素食吧。

全素食倒也别有风味，第一天就给了个好印象。早餐是松软而筋道不弱的白馒头，吃在嘴里可以感受到新鲜麦香；碧粳米熬的粥，天空的颜色，入口化渣；酱菜、泡菜和盐焗笋干无不脆嫩可口，也不失原鲜菜的风味。

午餐是正宴。精致的盆盏摆了一桌，里面不是清炖“蹄膀”，就是红烧“肉块”，甚至有油烫“全鸭”和宫保“鸡丁”。

蒋介石吃了一惊。指着这些荤菜皱眉摇头，佛门圣地，怎能如此？

知客和尚站在一旁笑嘻嘻解释，桌上菜肴并没沾染半点荤腥，全是蔬菜块根和瓜果精制的。比如那红烧肉，就是用老冬瓜做的。

蒋介石十分纳闷，冬瓜怎能做到这个地步？

知客和尚又笑道，这也不难。先将冬瓜开一个小洞，把里面



的瓢子挖尽。然后将熬熟后晾冷的青油（菜籽油）注入，注满为止。再把洞口塞堵严实，放置阴凉干燥处。一月后即可取出。把油倒尽，削去瓜皮，切成方块，在锅里照通常作红烧肉的方式烹烧。就这么简单，只不过程序多一点。

蒋介石点头赞叹。旋就挟了一块“红烧肉”放进嘴里，嚼了嚼，虽未必真有“肉感”，却别有风味。

晚餐是素水饺。水饺馅有几种，都是不同的蔬菜，也有用豆腐干切碎拌上韭菜佯称“肉馅”饺的。

第一次会议是在第一餐白馒头和碧粳米粥之后。

蒋介石一行只不过数人，寺院也没有会议室，将就挤在蒋介石卧房外的小客厅。知客和尚早早地就命人生了一盆火放在屋子中央。一条条小圆木般的木炭，吐出缕缕蓝色的火苗，发出浓浓的青杠木特有的香味。屋子里温暖如春。每个人面前一碗茶，名曰太湖毛尖；清润甘涩，品级不俗。

蒋介石说，这也算不得是正式开会，只不过借一方形胜，把诸位请来，一边观赏冬天的太湖风光，一边商议一点事情。不必拘于程式，随意而为，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全国的形势大家都清楚，也用不着介绍。只有十九路军的情况显得有些暧昧。我也拿不出一个合适的应付策略，大家先研究一下吧。

蒋介石身着深蓝近黑的长袍马褂；袍子除了镶棉，内里还挂了水獭皮毛，厚厚的，举止略感笨拙。两颊还是那样的瘦削，下颌还是那样微微上翘，侧面看去活像一勾残月。只看脸，实在感受不到丝毫的魅力。而高高的个子和闪亮的小眼睛却透出超拔的男人才含蕴的一种力度。他今年四十六岁了，长期的政治斗争和沙场霜雪，使他老了许多，乍一看仿佛一个年近六十的人。

坐在他右边的杨永泰穿得几乎和他一样，也是棉、毛长袍，外罩马褂；就只颜色不同，是那种介于蓝宝石与海水之间的蓝

色。这人在拙著《黑色斗篷》和《灰色短剑》里多次出现，读者想必还记得。身量中等偏上，面孔方正白皙，谢顶，壮硕的鼻梁上一副金丝眼镜。今年五十岁了，看上去只四十五岁上下。

杨永泰放下茶碗，扶了扶眼镜，轻轻咳了一下。

蒋介石明白他要说话。便侧转面孔，露出点儿鼓励的微笑，点了一下头。

“委员长，显而易见，十九路军已经对中央产生了离心力！不久前的‘一二八’淞沪事变屡屡不服从军令暂且不说，调防福建以来，剿共消极，毫无成效；四处勾搭，八方联络，据说甚至和日本人也有了来往！这是党国内部新生的心腹大患呀！蠢见以为不可姑息，必须及早以壮士断臂手段，彻底解决！”

蒋介石唔了一声，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他内心深处不太赞成出以雷霆手段，福建一隅燃起战火有可能引得两广乘机而动，甚至共匪也会受到鼓励；他倾向于急脉缓授，不声不响地解决问题。

事实上他已经预先埋下了伏笔，在十九路军高层播下了不和的种子。

第一个动作是撤销了京沪卫戍司令长官公署，自然也就解除了陈铭枢司令长官职务，其行政院副院长、代院长也一并免掉了；接下来就让这位十九路军之父出洋考察。陈铭枢不在，十九路军就失去了精神支柱，谅他们怎样动弹也干不出大事来。而且，一旦高层将领出现了矛盾也再没人可以调解。

下一个动作是采取明升暗降之计削去蒋光鼐兵权，免去了十九路军总指挥职，虚升为福建绥靖公署主任。让其怨恨蒋某之余，也对接替他位置升任十九路军总指挥全面执掌了虎符的蔡廷锴产生疑忌。蔡廷锴不如蒋光鼐有心计，让其掌兵相对放心一些。听说这种安排已经产生了效果。蒋光鼐参加完上海市民自发召开的“淞沪抗日阵亡将士追悼大会”，没有让任何人知道，也



没有向老搭档蔡廷锴打招呼，悄没声息带着家眷回广东东莞县去了。在老家隐居起来。十九路军方面发来的电报一封也不回复，看来不打算预闻世事了。

蒋介石没去正面否定杨永泰意见，只故作沉吟地对杨永泰说且再斟酌斟酌吧。然后把目光掉向陈立夫，要他谈谈日本对十九路军入闽的态度。近来乃兄果夫多病，蒋介石把立夫召到身边问计的时候相对多一些。

陈立夫穿的是藏青色西服，蓝底白点领带，外罩银灰色毛呢大衣。这一年刚三十二岁，正是风华正茂之秋；加以眉清目秀，适中的身材，又身躋高位做着中组部部长，引起不少大家闺秀瞩目。无奈早已结婚，徒使闺秀们望洋兴叹，恨爹娘手足太慢；当然也有少数勇敢者常暗送秋波，竟萌不贤不肖之心，存拆解重组之志。

他告诉大家，中组部调查统计局得到的情报，十九路军入闽，日本十分关注；认为怎样对待这件事，应当与他们的整个华南政策联系在一起。驻福州总领事田村致电斋藤外相，称十九路军移防福建将使此地形势逆转，有向仇日方向摆动之虞。^①田村及时拜会了福建省主席方声涛，提出了预防排日运动兴起的要求，威胁“万一因十九路军驻闽，而无视反日之取缔，动摇人心，致使事态逆转的话，将是双方之不幸”^②。据说后来田村总领事索性登门拜访蔡廷锴，两人谈了两个小时；双方都没有向外公布内容，也无不愉快的迹象。是否达成了某种默契？

戴传贤以为这个才应该密切关注。尽管十九路军在上海与日本人打得誓不两立，也不排除时过境迁为了共同利益，化敌为

① 《日本外交文书·满洲事变》，日本外务省1977年发行，第2卷第2册，第578~579页。

② 同上，第572~573页。

友，走到一起的可能。这个假设如果成立，那就不能掉以轻心，谨防出现东北式的伪政权。

戴传贤字季陶，做过两任考试院院长。常常哀叹礼崩乐坏，积极主张克己复礼。现在因故暂时卸任，以国民党中央监委身份在蒋介石周围赞画军机。年龄与蒋介石差不多；也是长袍马褂，颜色却要鲜艳一些，暗紫色作底，同色手绣阴花。中等身材，白白胖胖，五官端正，如果不是满头黑亮的头发，很有几分大和尚的味道。他和蒋介石关系甚深，友谊笃厚，通家之好；传说纬国是他的亲子，因蒋介石喜欢这孩子清秀乖巧，戴传贤就慷慨抱给了他。

陈立夫看了一下蒋介石，旋把目光掉向戴传贤，委婉地表达了相反的意见。认为从十九路军上层将领的思想状况看，暗中利用日本侵华野心寻求经援固不能避免，公开投敌如溥仪状，似不可能。

蒋介石觉得陈立夫的分析较为中肯，却没说出来，只略点了一下头。他怕拂了戴传贤的兴。尽管戴传贤所见偏颇，也不好表示不同意，更不好公然反驳，只宜搁置不用就行了。季陶是党内声望素著的理论家，又是他蒋某人相交二十年的密友，于公于私都是应该礼让的人物。

心里已然认可了立夫的意见，蒋介石便不打算再谈这个题目了。他估计以季陶的性格有可能起而争论。果不其然，戴传贤的嘴巴动了一下，眼睛放光，一副公牛角斗的态势。蒋介石赶紧抢先把话题方向略移动了一两度。

他指出，勾结日本人的可能性姑置勿论，现在最担心的是他们搞好粤桂闽大联合。那样一来，不唯剿共不能如期进行，还会引得日本人趁势进入华北。

杨永泰放下茶碗，掠了大家一眼，把目光停驻在蒋介石脸上。说委员长的担心并非杞忧，十九路军一旦与粤桂联合，华南